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六冊目錄

文學類

故事

茶餘客話十二卷	清 阮葵生纂	藝海	一
雲杜故事一卷	清 易本煊撰	湖北	二九
豪譜一卷	清 高承勳輯	續知	三三
瑣談			
天祿閣外史八卷	漢 黃憲著	漢魏	三九
朝野僉載六卷附提要	唐 張鷟撰	寶顏	七二
昌黎雜說一卷	唐 韓愈著	龍威	九四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唐 韋絢錄	顧氏	九五
因話錄六卷	唐 趙璘撰	稗海	一〇一
乾牒子一卷	唐 溫庭筠述	龍威	一一三
雲溪友議十二卷	唐 范攄纂	稗海	一二四
劇談錄二卷附提要、辨證、補正	唐 康駢述	學津	一三三
幽閒鼓吹一卷附提要	唐 張固撰	顧氏	一四七
杜陽雜編三卷附提要	唐 蘇鶚撰	學津	一五〇
桂苑叢談一卷	唐 馮翊著	寶顏	一五九
雲仙雜記十卷	唐 馮贄著	唐宋	一六二
獨異志三卷	唐 李冗撰	稗海	一八七
灌畦暇語一卷附提要	唐 撰人不詳	奇晉	二〇〇

玉泉子一卷附提要	唐 撰人不詳	知不足	二一八
唐闕史二卷	五代 高彥休撰	知不足	二一八
金華子雜編二卷	五代 劉崇遠撰	讀畫	二二九
中朝故事一卷	五代 尉遲偓纂	歷代	二三七
北夢瑣言二十卷	五代 孫光憲纂集	雅雨	二四一
鑑誠錄十卷附提要	五代 何光遠撰	知不足	二八六
玉溪編事一卷	五代 撰人不詳	龍威	三〇八
洛陽耆紳舊聞記五卷	宋 張齊賢集	知不足	三〇九
清異錄四卷附提要、補正、辨證	宋 陶穀撰	寶顏	三二二
王氏談錄一卷附提要	宋 王洙撰	寶顏	三六二
南部新書十卷附提要	宋 錢易撰	學津	三七一
碧雲暇一卷	宋 梅堯臣著	顧氏	四〇二
賈氏譚錄一卷附提要	宋 張洎撰	守山	四〇四
醴泉筆錄二卷附提要、補正	宋 江休復著	學海	四〇六
輿地雜說一卷	宋 歐陽修撰	龍威	四一八
談數一卷附補、提要、辨證、補正	宋 龐元英撰	說海	四一九

東坡志林十二卷附提要

宋 蘇軾撰

學津 四二六

仇池筆記一卷

宋 蘇軾撰

龍威 四六六

漁樵閒話錄一卷

宋 蘇軾撰

寶顏 四六九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一卷附提要

宋 李廌撰

百川 四七二

青箱雜記十卷附提要、校勘記

宋 吳處厚撰

稗海 四七八

後山叢談四卷

宋 陳師道著

寶顏 四九八

高齋漫錄一卷附提要

宋 曾慥撰

守山 五〇八

墨客揮犀十卷附提要、辨證

宋 彭乘撰

守山 五二二

、補正、校記

談淵一卷

宋 王陶撰

歷代 五三二

楊公筆錄一卷附提要

宋 楊彥齡著

學海 五三三

蒙齋筆談二卷

宋 鄭景望撰

稗海 五三九

泊宅編十三卷附提要、補辨

宋 方勺撰

讀畫 五四六

呂氏雜記二卷附提要

宋 呂希哲撰

指海 五七四

畫墁錄一卷附提要、校勘記

宋 張舜民撰

稗海 五八六

侯鯖錄八卷

宋 趙令時撰

知不足 五九六

過庭錄一卷

宋 范公稱撰

稗海 六一八

明道雜志一卷

宋 張耒著

顧氏 六二六

孔氏談苑五卷

宋 孔平仲纂

藝海 六三三

步里客談二卷附提要

宋 陳長方撰

守山 六四九

雲齋廣錄一卷附提要

宋 李獻民撰

龍威 六五二

昨夢錄一卷附提要

宋 康與之撰

說海 六五三

松窗百說一卷

宋 李季可撰

知不足 六五七

避暑漫抄一卷

宋 陸遊纂

說海 六六七

家世舊聞一卷

宋 陸遊撰

稗乘 六七〇

螢雪叢說二卷

宋 俞成撰

儒學 六七二

可書一卷

宋 張知甫撰

十萬 六七九

披青雜說一卷

宋 王明清撰

龍威 六八五

墨莊漫錄十卷

宋 張邦基撰

稗海 六八八

雞肋編三卷附校勘記、續校

宋 莊季裕撰

琳琅 七二八

、提要

蓼花洲閒錄一卷

宋 高文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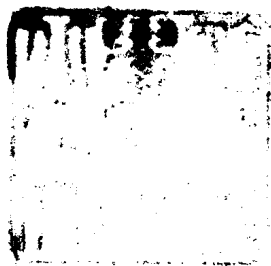
說海 七五一

陶朱新錄一卷附提要

宋 馬純撰

珠叢 七五五

102/102





茶餘客話

阮葵生集

茶餘客話卷一

清 阮葵生 著
王 葵生 字 香山 江蘇 山陽 人 官 刑部 右 侍郎

康熙辛丑元月，早朝禮畢，同赴內廷獻壽。大學士馬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公碩齡年八十，松公柱、蕭公永藻、王公棟、張公鵬、田大司農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公及貝大宗伯和譜、孫大司馬世倬、大司寇都陳大司寇元龍、受總憲阿賴、年皆七十。蔡大宗伯升元、張大司寇廷樞、年六十八。上有壽考之在下，多平格之臣，府一室，千古佳話。

內閣北牆下有梧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梧樹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國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湘曉九歲，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家辛都，居定惟清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爲文。又遺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遯深慚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授武賈生難。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玉澤，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相繼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廩子爲明史補遺，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舊自焚也。古樂府：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茶餘客話 卷一

陳海昌之過，吳梅邨祭酒至京，蓋將臨左以待。比至，海昌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邨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因在蘇州東門外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安寺遺址，別墅以自託。清俗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博雅一鄉，憤里中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煥然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如天孫織雲錦，如姮娥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蝴蝶漫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圖繪詠歌，日未暇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窮處絕域，黃榆白草，父子餐餐，而此園已歸沒，官爲駐防將軍得矣。既爲吳逆將王永寧所有，後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水軍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歲散爲民居，其梓楠城磚，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模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屬矢，奔班開學，得驢鳴倚畫閣，盛衰之際，良足感也。

德清蔡翁，精于平之學。一日史司司理過訪，蔡告以兩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遇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子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即今又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司司理奔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司司理，識之，字之曰鐵崖。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司司理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詰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諸客曰：此四柱中惟火火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陸治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憲廟賜張文和廷玉春聯云：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後京官家慶慶易桃符，強半皆此二語。近日比戶皆然。

王文簡士祖酒次戲拈絕句，漫興黃羊滿玉盤，榮難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開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產艸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文勤世伯，養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作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已丑夏日，不中魏松濤作喫粥詩，予和之云：香子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情米不妨攪豆，佐餐少許抹鹽瓜。

張涇南司寇照壁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凝思繼續，無一筆呆滯，真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鵬舉贈詩云：驢馬天街一蹶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擊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擲石，早訪杜老妙書空。斷碑半截渾難補，天遣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

徐東海乾學爲司寇時，人贈以聯云：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御書光芒萬丈四字，以記其行。

徐仲山召試歸，誥都鴻文毅贈聯云：北闕上書，誥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家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飲花露，書不食。

殷奎來慶慶頌王文簡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游，開錢堯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

聯送王文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漢將軍。因之謫官。

康熙辛酉。高江都士奇。入直禁中。乙卯冬。設藩事。賦紀恩有。空對西風。秋二毛之句。是年三十三歲。上憐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庚申夏。授翰林院侍講。學文敏方。高附詩云。麻衣賦立形。喜見龍顏一笑時。內府錦繡。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鈎體。宮女爭吟曉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

三殿三門。禁局文格。在六外。以恩官給事。史局。議敘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吏官翰林。皆不合式。人薦書扁。稱旨。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贈子諱。子文恭。廷儀。強仕入詞館。十年不遷。治刑部。尚書子諱。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

偶讀都文毅傳。諸名士。中遊。海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一人給。隨唱隨詠。信口占。不許停刻。亦絕技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挺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單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潤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變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後發中疏。參翰林郎。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賈本作生涯。老郎中。聖容。驚。梅止渴。窮翰林。開口。畫餅充饑。四段見鄭寒。郎。詩注。

寒郎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登者。門第還須怨父兄。補讀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飽暖應持廿四金。此等語。刻之詩集。殊爲不學。蓋一時延賓虛聲。及。閱閱子弟之聲者。亦不無焉。云。

田山。崔雲。未入翰林。弟。諸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於我獨無分。云。先是。崔推官。改知縣。山。崔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遭同年翰林某。辱。寄歌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勝。氣于眉稷。亦且。戲。謔。謂。諸。清。班。于。類。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舊。近。搖。落。于。今。已。六。年。及。試。博。學。鴻。儒。首。先。交。卷。復。被。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闥。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鑿。空。讀。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傳。云。坑。焚。滄。海。笑。強。秦。劉。氏。功。馭。馬。上。臣。接。史。武。夫。兩。行。隊。中。間。正。屬。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在。漢。初。頗。有。文。藻。新。語。外。春。秋。後。語。兩。中。行。記。成。春。引。典。語。文。心。雕。龍。載。其。目。是。爲。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王漁洋司理揚州。過遊紅橋詞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落。落。使。人。愁。煙。芳。草。傷。離。緒。一。時。傳。爲。絕。調。屬。而。和。者。遍。江。南。北。以。吾。鄉。郎。李。貞。太。史。象。隨。爲。最。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殘。笛。笛。聲。秋。紅。橋。獨。自。倚。揚。州。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鏡。落。曉。風。愁。多。情。煙。樹。

李高陽文勤。順治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熊孝文。文端。順治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十四。孝文年四十一。此後推傳文格。薄五十歲大拜。

王漁洋嘗言。李高陽之干曹。頗嘉。未。定。正。定。之。於。汪。蛟。門。恩。麟。馮。益。部。之。下。陳。舍。人。唐。明。玉。璫。魏。柏。鄉。之。于。董。秀。才。文。友。以。軍。服。解。贊。不。肯。若。自。其。口。出。諸。君。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己。關。文。格。以。編。修。賜。第。厚。校。門。張。文。端。以。諭。德。高。江。都。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俱。西。華。門。江。都。先。以。解。事。主。簿。賜。第。後。蔣。揚。孫。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受。喜。煩。苦。相。繼。縣。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即。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香。笑。貌。惟。有。德。其。波。委。雲。屬。與。受。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通。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醒。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已。解。飢。飢。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進。一。境。較。之。昔。時。急。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差。勝。也。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焚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塢官山。自爲之誌。構內舍於兩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福。味。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高。念。東。少。宰。所。愛。嚴。灘。山。水。忽。得。句。云。頗。作。杭。嚴。道。生。平。過。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斷。口。而。出。如。宿。構。執。筆。者。幾。脫。腕。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噴。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雖。全。史。信。口。而。說。買。串。成。章。時。錢。亮。工。向。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遂。則。彼。朋。酒。夕。則。皆。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牀。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也。萬。以。老。諸。生。繁。國。絕。續。之。寄。而。非。偶。然。錢。之。才。亦。易。可。少。哉。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至。後。比。數。亡。主。於。馬。蘭。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幾。少。壯。未。聞。謀。畫。而。長。齡。反。同。販。豕。云。云。司。寇。淚。落。潸。潸。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獨。心。者。所。能。及。也。

骨故有是勳。

宋牧仲嘗言文康公撫運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請禱居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于上荷人不爲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各宜痛加修省其居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文康之達。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皇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廟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洎宜罷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嘗作詩寄室記云臨前謝露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戒公家釐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爲宰相倘伴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極人得之榮者也。

吳梅邨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曠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壯赴湯河會居上坐梅邨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佛後戊辰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邨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聞自唱河曲中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與漢捷兆驚成寧古塔行簡請徐世昌勸辭莊詞成容若德側朝朝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册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嶠見之以一金餅贈去元吉題詞莊詞云中朝寄得鮑莊詞讀罷煙波照海洲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嶠題側朝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詩集有新傳春雪吟微纖弓衣指此。

徐立齋登已亥狀元授職後官至便殿門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爲榮迨庚戌健忘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釋褐登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人館立齋以掌院司教習具疏題明免果亭教習順典也後來在初白慎行人館授禮部院授爲香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教習。

韓慈庭宗伯漢以諸生被斥壬子應京兆試中式癸丑會狀慮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貴爲尚書事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數萬卷耶。

孫愷似致淵以布衣名動京師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既歸戊辰成進士官翰林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謂定遠班固其集云五宋雙雙玉童樹發寶蓋清談梵宮絕好宋詩也葉訓龍司寇晚年貽書行步緩欲飲飲時人謂如乃字張江身軀短小而一足跛。

明末史忠正開節殉節時相傳向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崇伯鍾岳督學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傳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開節孫也蓋督師赴揚寄望白

下有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族因家焉郭公偏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郭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斷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祐忠節不絕其後而郭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新茶坡集有送史慈庭梅花嶺展墓詩慈庭道郭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墓恩惠當即而耶。

霍亮雅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中免盟正傳邑人劉津逮晚日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吾鄉程嗣立風衣好結納名流視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到字作信字徐笠山廷槐以爲一字師。

顧茂淵選元百家詩寶鑑輒留座上當滿賢家無傍石江左有齊榮孟嘗君之號朱竹垞在翰林咏史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輪蹄滿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歸諸孝徵因此爲人所嫉。

茶餘客話卷二

文淵閣無其地偏質之先嚴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齋司馬中旁山光祿皆以爲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茲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升履挾父勢屢至閣書樓取甚多又典讀劉偉中書胡熙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即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形必非內廷深藏密藏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隘隘窗牖皆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藉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禁嚴閣綺窗藻井崇恩玲瓏惟皇史宬爲明季藏本之地則有室磚牆穴壁爲窗蓋以本庫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窗磚牆暗室較史宬尤爲晦悶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

桐城張文和公雍正丁未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至戊申五月改保和殿後此多以初人之所爲定不更即如劉文正公按名拜相十年終東閣而後入者尹繼善高士奇俱文華阿桂溫福俱武英陳宏謀劉世明俱文淵其行走班次不以殿閣爲銜按本朝殿閣首中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體仁近年楊應璠楊廷璠俱授體仁不終其位按本朝大學士三殿三閣。

內閣大庫藏歷代冊籍並封貯存案之作漢書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直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覓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推閣內則六曹成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予辛巳夏直憲簽九月即派入武英殿繕寶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

日中相結外記一遇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膳長三枝燈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觀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前輩一觀雖封插架灰堆積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視官誠前輩維維應斯役予曾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窺規制仿古石室金匱者皆得親見其盛今之史窺即明之南城舊址惟所稱異稱名能則無有矣

內閣翰詹科道吏禮三部皆按科分發前後終其身不異不以官職年齒爲低昂初長於吏部禮部繼之後翰詹人衆後生居多往往脫略近則內閣不甚如舊初入內閣見陳星齋曹冰持鏡榘諸先生官皆九列下前輩老中翰致敬盡禮公誦之日拂座奉危命坐皆長揖甚恭今則有此調不彈之歎

各道御史初授先以侍生帖拜諸前輩見必長揖進署按察而坐稍素者前輩謂之子與先生先後入

翰林故事初入館於前輩投刺書侍生而口稱學生七科以前則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書晚生洗滌以下則否竊怪庶子與洗滌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若此皆問翰苑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稱庶不見庶而已心竊疑之今年歸里質之家大人云於故籍亦無可徵但明有草坊學士之官而目不恆備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沿襲至今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翰林前輩稱後輩曰館丈必曰科以前之前輩或有師生之誼者則可否則無是稱近見翰林一經散館授職與新庶常作札輒曰館丈醜甚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則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都察院吏禮三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惟而此之昔王凝稱司空表璽爲先輩東坡稱李方叔爲先輩所謂先輩實乃後輩也明陳伯任翰林學士保孔目馬昇授爲檢討仍兼辦文案事宜此辦事翰林之濫觴也商文毅極論之以爲非體雍正間命掌院學士選近科編檢有吏才者充是選掌院先往拜後任事履任之日題員再持兩掌院名刺至門致請然後出厥後乃有無不稱之歎矣

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爲盛事我朝康熙成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宋高安張文和史文清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社宗伯凡四爲總裁

我朝科目有歷代所未及者二崑山徐氏三兄弟皆大魁一也彭彭彭彭與其孫之庭暨南宮廷武皆第一二也惟百年以來尙無三元其猶有待耶康熙壬子韓愈應以兩卷登第二壬午下樓鄉試已定首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吳頌雲會試亦定元復以策薄改第二十始有數存其間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紹雲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漢合璧體書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貢士宋長城對策

有請廢科目之議置三甲末停其選用此元人所謂過橋拆橋者耶江南康熙癸卯鄉試一榜出兩鼎甲五尚書三大學士典試者爲編修王品工科給事王曰高近則己卯一科得人最盛十年中已出二殿元泰大成張齊勳由南巡召試授中書者三人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爲任香谷王次山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會試同考房運亦有盛衰給事中劉顯績大興人明季癸未本房得成克崇大學士姚文然刑部尚書魏天賞學士順治丁亥再爲同考得王熙李之芳俱大學士程芳朝一甲二名太常卿蔣超一甲三名宋瑋川臬使又陳澤州官庶常時辛丑爲同考馬世俊一甲一名孫鍾二一甲一名兼合二甲二名康熙庚辰科仁和翁嘉年本房得張廷玉大學士勵廷儀刑部尚書乾隆乙丑科錢相人琦本房得蔣元益會元錢維城一甲一名戊辰科李然山金臺本房得梁國治一甲一名莊廷與一甲三名丁丑禮部南學諸本房得

館選分部即用知縣二年老者以教職即用無一歸班者是科歲紹弓文昭王仲誦洛本房所中俱歸班無一授職者

東莞尹之選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發巡撫延赴鹿鳴宴主試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榮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延玉屈金粟山頭清白吏珊瑚洲畔去來辭非潛非見窮經術百歲當爲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試松江府進士昌期年八十矣以萬歷乙卯鄉薦亦與先後同年之會有客贈以句云鹿揚杖履追前哲鶴鶴科名接後賢乾隆己未趙秋谷與新貴遙認同年沈歸愚詩云後先已未亦同年辛未會試黃崑岡先生選新進士至邸寓會同年賦詩飲酒釐下稱盛事至庚辰會試湯陽史文靖年八十亦謂故事壬午閩中黃莘田任亦重安鹿鳴自制軍以下俱作詩贈之莘田并鄉許勤齋給諫所取士也

順治三年丙戌會試中式四百名內山東九十九人狀元傅以漸聊城人也先是乙酉鄉試及京兆試山東共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聯捷進士者四十九人四年丁亥會試中式三百名內江南一百二十四人殿試一甲三名皆江南是科會元李人龍二甲傳臚下明寶皆不館選後至大學士凡五人呂宮黃文儒

機李文選之芳王文靖鴻文發澤鴻丙戌中式至丁亥始殿試

歷科館選無定額就一時之人才爲多寡順治九年壬辰五十五員十八年辛丑十員康熙三十年以前以三十員爲率其後以五十員內外爲準惟六年丁未僅十二員四十八年己丑至六十四員五十一壬辰至六十六員雍正五年丁未三十七員而他途用者甚多十一年癸丑七十員爲最盛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乙巳散館授編檢三十三員用六部主事四員中行評傳九員州縣二員教職二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清書止派五人傳臚張廷珩特旨授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館選

後又補點帥念祖一人除庶常外另有記名十七人皆問有請願在官學教習者令其自陳又單點記名三十人以知縣即用

雍正二年甲辰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恐文筆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請書派六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爲例雍正五年丁未館選三十七人外以吏部主事即用五人以六部額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縣即用四人以知縣試用二十六人以教職用五人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職外顯成天胡宗緒二人俱即授職外顯常外用額外主事五十八人其餘分頭等四十二員中等六十二員次等九十八員願就教職者四十八員不用者一員宋長城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甲授職外顯若高授職任啓運授檢討先是張若嵩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廷玉懇求降甲繼以泣乃改二甲一名授職

乾隆元年丙辰庶常外用五十二員即用知縣二十一員丁巳庶常外分部二員即用知縣三十六員助教一員

向例額外主事三年期滿須別其勤惰者以主事選用不及者改助教博士等官乾隆乙丑科分部者五十餘人及戊辰殿試別者僅十之三餘俱歸原班銓選嗣是以後則不留者少

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調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應事考用如廩生例後不爲例計

順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至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如甲午例先行按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准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

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詳次序一併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類數

徐文敬公湖先世業漁生公之曰江湖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微舟者爲鄰省孝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雅泰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湖之異遂名曰湖其後孝廉累不第而

文敬早遷至某科以編修分授孝廉得舊適出其門

狀元宰相古今點稱自順治丙戌至乾隆辛巳百十餘年凡得七人順治丙戌傅鼎城以漸丁亥呂武進宮己亥徐昆山元文乾隆丁巳千金壇敏中己未莊希泉有恭戊辰梁會稽國治辛巳王韓城杰宋人西

計韓祖星夜馳歸中途病阻書不得達廖人聞而求提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捷已寂然舉首矣噫針芥之合夫豈偶然向使祖星不病授書區區一解元何足以顯文字遇合之奇哉此事余聞之周丈白民云

傅時韓韓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韓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尚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康熙年間命翰林按官職所掌撰擬告身文字無須臨事猝辦不必專切一人積弊漸清無能行其私智今毛大可集中數篇即當日分撰者近日錫類編廣凡地封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舅氏者悉蒙恩准

而當日並未撰擬此數項文字近日諸敕房不敢另擬即以父母之文加于伯叔兄嫂外氏竊有未安康熙戊子直隸總督趙宏燮爲其外祖郭某請地封即更王與仲功其枯澀非忠忘本非孝語趙而刻聖祖

特允其請許給誥命並許凡外祖之嗣者皆得援例奏請翰林某侍讀撰擬嗣有云緣情作則厥施用懋夫蓋臣迴本推恩其義實通於將母當時傳爲佳句蓋因人以撰文事由特旨不得爲例

中書科所書告身皆佐史之策若泥金五色者謂筆尤豐明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爲官官所糾唐制皆名手顏公自書朱巨川一人而魯公李海同爲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時則當制之人兼書

字體不拘其行故當時以得歐蘇手筆者爲優實

計改亭東作者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書畫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十王尚書敬齊年七十一崑山顧隱君寧人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人而踐履篤實大節不苟

侍郎之學以朱子爲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尚書洪深經術尤工文章右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慎爲侍郎密友改亭止就一時朝士往來者言

國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郎唐實君顯侯君爲三小鳳皇阮亭稱南施愚山北宋務義倦圃稱北李天生南潘次耕趙秋谷以朱王並稱周綱野謂國朝詩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則汪蛟門

有明學履皆有程式和傳奉爲元鎮惟主司明眼拔尤考官聲名由此而定計改亭謂洪永會元十五人宜德造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離飾之文成宏十四人章鳳山愚山是飽經寬爲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模

也正嘉二十人陸萬八人如所應德順之張昆調景淳郭文節以禮王文肅錫爵馮其區夢禎李九我廷機其文之知無神明若有相傳符籙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讀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偏鋒傷氣湯霖林賓尹以柔媚敗度文運至此而衰然登八元若曹勳若吳梅邨又何誠前人也

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海濱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文程毀成奏二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其才遂不用胡終於副榜蔡壬申繼於號舍

庚申靖江朱生館澄邑召乩仙澄之故道士住武岡州築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望風雨隔吳天立馬三苗塞騎龍七澤烟桐鄉遺愛在碑版待君簫詩調致佳余聞之楊編修惲園延棟

楊樹園未裴園毛靜山之玉吳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在京爲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笑沃若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子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至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於涇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靈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蓋樹園等在學署閱文隱事他人所不及知者於是驚信爲真閱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君驚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爲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信諸君乃相視大笑其書所以沃若棧中辛未會試榜發已卒亦奇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倣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傲慢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卽歸田生平以窮經著述爲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崇正甚衆夏日不見一客墜閉重門解衣脫屣至寸絲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祭酒無愧色耳

忠勇傳公治園亭落成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以爲春和景明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
明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靡撫今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以邵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
奔龍之中意成易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樊穀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卿。太史公稱馬遷。武侯稱葛亮。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阮生稱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郝愔稱郝公。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弟。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市稱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傳、元稹稱元相。李紳稱李相。劉禹錫稱劉郎。老郎。溫岐稱溫岐。杜牧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市曰杜生、白曰李公、知復爲誰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實奸雅俗。一薰一蕕。不可少混。如兩張儉、一京兆尹、一令史、匿賢武者。兩張詠、一匡。一爲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陪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戰沒爲神。兩閻相如、一趙臣、一梁武時人。爲父報仇者。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兩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臣。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百官。兩王嘉、一子年作拾遺記。一漢相。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丁黯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

110

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翃始末易更僕數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一明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又有弑主之張衡皆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之李密漢有底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南岳太帥李廣明又有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時又有清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李陵又有太常李陵滅洪爲莽太保三國又有義士滅洪吉瑁爲唐酷吏又大歷詩人吉瑁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虎矣更有不倫者梁太常庾肩期漢臨武長庚舜不更誕耶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嫫見說文天皇名鑊字子調地皇鑿齒字元人皇愷胡字文生后稷
字庚辰武康字虔父文和字子禽文翁名微微字名開箕子名首餘子產字子美孫叔敖名曉百里奚字
井伯狐竹君姓黑名胎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易牙姓雍名伋接輿姓陸名通計然姓辛名
研字文子介子推姓王名光華周名旋杞梁名殖朱張字子弓杜康字仲寧鬼谷子姓王名羽一作胡申
公名培項伯名黠叔孫通名河東園公固秉字宣明夏黃公指廣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
周術字元道侯芭字鋪子壹公姓施名存嚴君平姓莊名遵莊周字子休又名支字文繼陳仲名已字子
終許由字仲武李斯字通古曹操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瞞佛印姓謝名端卿陶侃小字浚猷漢光武小字
曄庾信小字蘭成崔顥小字桃司馬相如名犬子庾信兒名狗范蔚宗小名綽頭白香山姓名龜又女名金
羅子東坡孫名鼂老子由于子選小名梁适小名羅遠小名虎兒王安石生時攜入產室小名獐郎文天祥
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宋孝宗小名辛辛稼軒有印曰六十一上人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陶穀
小字號牛仲雍字熟哉墨子姓翟名烏

謝莊以風月山水景名五子。鸚鵡頭溢滿也。宋子虛名五子。錢森森森。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傳文端聞之也。

顏魯公僕名銀鹿。柳公權僕名海鷺。蕭頭士奴名杜亮。秦檜小奴名研童。婢興兒。辛稼軒侍者名錢方萬里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櫛。蘇小小一名簡簡。秦檜妻王氏自號冲正先生。白香山婢曰春宮。愛妾換馬之鮑生二妾曰夢蘭。小倩。

方丈。併居也。宴室也。閨室。閨閣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閨內。閨門也。閨閣也。檻。檻也。牢也。闔戶也。宴室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劍也。眼也。芙蓉。劍也。面也。石也。帳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太史。天官也。輪苑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留璫。貴戚也。刑餘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圖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機組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龜甲也。簪席也。琅玕。石也。篠也。六寸筆也。算也。歲筵。花也。鎖也。首飾。馬芻也。訓士官祿也。

鐵轡孫夫人祠廟。有油陽明經往游。題其柱云。思親泪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

李穰堂級記開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穰高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穰辨雪。穰憤其言。諸公無以折之。最後穰與先學士梅。從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尙可爲善。可恨穰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穰成五奸十邪之誣。傳穰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穰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穰賢將五奸十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穰繼盛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穰堂聞之。惕息自是不復申前說。與堂七十任光祿寺卿。履任之日。查閱冊籍。復至寶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穰堂歷舉穰繼盛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穰能記至老不改。

陳望之中丞。家藏迴瀾詞圖卷。其色剝落。名流題詠甚夥。吳慶伯農祥。題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南曲一疊。極風流縝密。彭溪門孫通。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化工。碧簫聲裏見鶯鶯。紅幃小撥玉玲瓏。幾度索祭衛浦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妬殺畫圖中。卷尾裴文遠曰。修題句云。少年曾檢花開集。最愛迴瀾絕妙詞。今日丹青初識面。癖香真欲奉吾師。又如徐庚當時體。詩是蘇黃一輩賢。卻被晚風殘月誤。頭銜甘署柳屯田。百年名輩風流盡。豈也疎豪古丈夫。爾日侍香何女史。驚鴻一瞥世間無。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瀝說雲郎。校箋圖成並快倫。斷難隨手逐風塵。中郎莫抱無兒恨。世守香奩大有入。

張南華詩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安帖停勻。皆試保和殿。未停午。衆方執筆。著想間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溇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逕南華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暮然聲震。衆驚視。乃四奄昇一大冰。繼斷冰墮地碎且進。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復吟四十字。衆驚歎叫絕。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公各喝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華視壇。家叔同以講官侍班於齋宮。鋪設候駕。因指樓字爲韻。南華衝口吟數十韻。至鳳鳴雲物。竟轉爲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欄干。天閣當依北。招搖漸指東。尤警絕。如河縣潤湖。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繞聽聽。詫爲異人。會駕將至。始快揚揚吟。噫。技至此乎。南華少時作過文賦。八首。自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

王牆東汝。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雖開何義門。原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閻涇邱詠。李安溪光地。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用錫。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草苞。選四詩文。其總批線批。皆由兵曹郵寄。周自民振采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貢。選三十名家。自民汰易其大半。前徵於選事。慎重如此。若俞西園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越嶺雲編。自刻其家藏世不常見者。以多爲貴。近人同風錄等皆墨蹟。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

江左酒人。推顧僕君。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十。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邊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人。與三雅請朝相見。決難離。匪是者毋相調。酒徒望見。潛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愛親。莊書田。儲經湘。並沉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卿侍郎滋大宗萬。李桌使寧人治進陳太僕句山兆崙。

徐侍郎石溪蓬。頭京兆。息存汝。亦頗論船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尚書。爾亦一時之雄。沈端恪近思。字開齋。幼依靈隱寺。僧師既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遊歷還俗。無所歸。徘徊於西泠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於位。聞卒之前一日。出臨門。瞻目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卽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爲誰。曰。衛役實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公薨。

沈南疑燕京春詠五十首。曉直歸來數八碑。但逢三五去朝天。東堂舊有承恩事。大例開支月俸錢。曉歸新鋪小炕床。乳茶紅映玉盞光。日長院裏無宣喚。繙得清書又幾行。在店京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流霞。朝來漫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蓋詠庶常之在館者。

科名得失遲早高下。莫不有命。戊辰會試。郭肅亭司馬客安。閱江南卷。已中定三十卷。又選其次者十卷。時藏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進呈前十卷。內江南一卷。後馬犯諱撤去。急命小胥取床頭十卷來。十卷固亦自別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趨。逾限而仆。倉皇甚。信手拾取。以進。郭公卽取最上一卷。置十名進呈。欽定第一。卽今儀部郭前郎中付。

京師日。翰林爲貴。其職雖顯而後步也。科道爲老。爲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戚武賁賤比六部。吏曰賁。戶曰富。禮曰賁。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賁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屬吏部四司。亦確。老學庵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寥。時人爲之語曰。吏動封考。三娶兩嬖。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嘆齋吃。兵職駕庫。鼓吹呼。刑都北門。人肉餽餽。上屯炭水。生成惡鬼。

茶餘客話卷四

順治四年，諭范文程、剛林、奇龍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

查浦輯開，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阿殿，雙轎轎扇，丙戌龍引藤，丁亥並撤轎扇，惟背鏡龍題銜，壬辰多仍聽乘輿轎扇如故。

北魏孝文帝葬於瀋陽，陵寢已失，遂祭於富平西魏文帝陵，漆石溪通政。謝按：漆石溪在富平西，魏文帝陵在富平西，漆石溪在富平西，魏文帝陵在富平西。丙子祭告還，請仿古製祭之禮，祭孝文洛陽，而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奉使金棺門宗伯，奉女媧像，皇乃陵殿塑女像，郵婦所嗣者，羣往祀，甚駭見聞，謂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友，女媧像雖議更，尙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感興，遠近婦女，祈禱無算，廟祝以爲奇貨，卽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冷落，于冰瑣云：當另立帝像，而以原像爲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可爲解嘲。春秋世譜稱：齊生男爲伏羲，女爲女媧，世言女媧爲伏羲之妹，故後世祀爲女像，虛全詩女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兄妹爲夫婦之說，唐李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壤，乘雷車，服應龍，騰青虬，席羅圖，震黃瑞，授絕瑞，前白螭，後丹蛇。

天啓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崇禎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綿遠，香

火百倍大者，崇禎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右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兩亦奇矣。明蒲州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挾其一日，懸之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日配木乃相字也。

陳桂林文恭宏謀，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故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子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過，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山左軒輶，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己未會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還知縣改教，還其初陞之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積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開某屋甚廣，遂儲之，月餘，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爲神賜，性素樸，至是頓改所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之，一校孤徒，不復得錢，而習者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籍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琰，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郭廣唐齊名，同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搏，同墜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功去，馬時年未三十，游京師，傳文忠公愛其材，留京營教習，已卯以順天籍中式，庚辰會試復舊，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授江西總鎮，旋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特賜優卹，諡有加焉。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泠，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鵠，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星，光輝耀耀，下地鳴鳴，見日始去，問之上人，皆所未見，卽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遍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蚨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醪酒一盂，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候而其皮殼由背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酒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廟開頭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錄杭州，已卯秋，金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常憶恩加俸矣，已而無論，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撫以通應縣，與在籍諸將帥，皆當歸附，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家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文莊公許人學博公，少爲名諸生，與同儕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惟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曰：如前，又問爲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修德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逐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禁林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

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皇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冤云。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露出禁門。馬逸不止。頗爲騷擾。竟出相臺。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馬。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頗得先生之策以爲重。先生隨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先生歸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船葉許多。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帶靈龍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鈐印一冊。爲賦天然圖。齊歌以志之。

已卯紫坪客阮昭龍泉述學博年已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減其盟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人茅屋三間孤寄深澤荒邨谷去人家甚遠一日徘徊籬際聞風聲肅然一道士葛陂麻屨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頰野髯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千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爲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書所未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或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厚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年據床略略不已年未五十而已作皺額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爲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犛犛蛇羹不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應氏賦云卒綢繆以見過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奉廁君金盤之寶若六朝則以麀尾爲諛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德材西域詩亦以鹿尾蛇蹄作對

已未宏詞科施恩山以奸黠降等錢塘王嗣楸以失韻黜落而鈍翁修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疎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邨西堂輩皆不甚切究溫公曰修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書以爲詩楊誠齋佳句事當看讀書梅聖俞爲詩每得句輒許小紙內算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人之黃山谷答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用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眉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

用世聞王漁洋在京師開小閣爲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一二語或數十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張文端公爲諡德時咏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取記焉根在草茅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常熟歸少詹內辰下第居京師袖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恬淡之音無憤懣叫嘯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蓋知詩者性情之事含神膏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性情使不失墜也已未果中狀元番禺莊滋圖狀元朝考在茲作謫詩經綸皆有待吐屬已非凡家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語也後果協揆

查夏重奏西漢唐東江湯西屋宮愬堂史焦飲在巖下爲文酒之會詩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作氣案壓空而存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恩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念嚙亦不能見在色遂改爲雞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複子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

身到其地不知其饑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於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史投職名耳卽歲或一至亦在燕雀未散之後女嫗爲京朝官而無髮髻者皆曰官至矣

九天閭闔齊開建章滿座歌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雉一聲太不偏耳愚山改紫陌爲紫禁與西河同一僞父也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末旆夜酌九成臺火宮樓角有宴分臚局前催傷去至公堂上
送題來魚鱗森森鎖棘籬麻衣如雪淚如絲不虞萬里歸來日還見三條樹盡時當是塞外救回者
高澹人咏風鳶笑伊雙翻本無能偶借吹噓蝶乃爾一朝綠斷風力微警吟塵埃污泥滓淺甚張促齋相

國詩云：霞舉軒軒五色綃。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仗寶綽。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著力使長脰。栩栩栩栩火樹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真金華殿中語。應制體類如是。

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桑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而書簡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

三盤之費，可謂殫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套，闔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啓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後漢許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是部科者也。

張忠定延登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竦周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

保安危郭令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書法遒逸。杭人傳爲文成真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吾兄曹公，慨然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湯東谷允，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聽琴。李石君日華，贈書一聯云：行藏半是衡書，鶴生計甘爲食字魚。

中興自見蘇門先生後，大許於門曰：真學徒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竟，每日必誦書早起，千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歌，觀此則飲酒正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臨節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廟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孫潛使合中太翁附周，辛漸時，獨行杭州城外疏邨中，一頃土家壟，見粉牆即往索茶，一小婢果竹椅出，令坐，捧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是試聰明夫試怪，四面皆陰嶺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茶餘客話卷五

莊鏡翁與友人論師道，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爲，其內行淳樸者，曰魏環樞象樞，梁曰維熙，顧亭林答之曰：若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慨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雖平不披，吾不如王寅，通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雲龍，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履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嘆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家伯祖德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實證，慎勿爲懸河之口所誤。因言西河與閩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遠舉私造典義，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鏡翁按先生此語，誠爲後生之戒。

予見名卿大夫，按日素食，云：養某公，公於於養，又應民匹婦，有成食禽魚，不畜牛犬，或家不殺生，而持殺於他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成一半羊，而口殺雞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晉公云：豬雞魚蒜，遇著便吃，昌黎云：豚魚雖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食，一進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備犬，後人撤瓦灌穴，殺鼠如邱，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

見某學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饗神，七十戒膳，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鼻，士不取腐卵，庶人不數言，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珍，斯天下無妄矣。查夏重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

周禮王食一舉，王昏日三舉，凡殺牲盛饗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朝加食一等，散齊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當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食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那疏云：此上皆變食，孔子推酒無量，則酒亦不勝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木不足懷，今齊戒皆在公署，乃木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唐人之宿寺廟也。五帝昏神，戒之宜也，不必因齋戒始忌食，釋氏以五戒爲始，五戒熟食發淫生痰，生痰增志，故釋氏戒之，按釋氏以大蒜小蒜與葱蒜蔥蒜爲五葷，與渠即麥，道家以非慈慈麥爲五葷，即油菜爲五葷。

鄭耕老云：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世稱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十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五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耕老勸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會儀禮，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五百五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即說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校律令，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禮定服制等威，方可謂之真經術。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十六七百人。

儲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現境，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陳陽水叔王緒傳，王淑妃傳，徐官傳，蘇子瞻十八種漢書，戰國策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大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

鍾翁嘗言諸銘首行及家墓，宜書某府君，勿加號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墓，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誌，爲行狀，其不同穴與節節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沒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則爲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墓墓附存古法。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為月忌。其說無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即河圖中宮五數，為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鄉朱翊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大宴將校，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京官員除授，即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釋說未除耳。

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視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會南中，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謂古人授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為景景圖，以木為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為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為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景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安溪先生云：關佛幾篇名文，宜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傳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

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選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大蘇。故王漁洋詩云：歷歷文章宰相才。晚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予謂長公不過藉為文境波瀾耳，非溺於彼教者。今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為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人飾佛老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此何為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法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窮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於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為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有惑於彼教，偶有引據，若藉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為聖賢，讀恂恂之勝語，輒斥君子之為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通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識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妾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麗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親往，人如查所見，魏為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吾鄉城隍兩廊多塑婦像，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鄰女有被迷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糾合鄉人持杖擊碎像，焚驅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魏為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乎？但今

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依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須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猶泥古，留資書畫與詩材。真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法苑珠林，聊供詞人藻績耳。

人生太閒則別念萌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牘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為棋酒，則公私皆游，為官宜味此語。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得延年非復薄。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饕養後牲飽，蟠木爭桃李存，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閑人。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細味坡語，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只算三十五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者在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思，子向于京師寓齋，結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牌衛生堂藥餅五字，乃先生筆也。書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著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傅即言將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為治，無不應手而愈。

王澹圃斯酒開云：士君子無手力殺人，事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略習句讀，抗顏為師，名曰師，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惡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計湯頭，懸壺立業，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失色而退。

曹廉匪頑，札聞宏廬，為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為文，好變易字面，以風開為鷄開，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錢溪，玉山為瓊嶺，易狗為犬，竹馬為馬，月兔為陰魄，風牛為鳴犢，後進效之，謂之諧謔，艾東郭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意味，徒令讀者縮腳停聲，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諱字生之說，正指此輩，充其類不至板戶公堂，研腳露班，夫良賦趨趨容肚不止也。安溪嘗言今人記年云：歲在某下支，本為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是戊子，子與丑合，歲在元陽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用，子生平總不用此，直書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名，不必以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謂潤州為長樂公，洽齋夜話稱陶穀為後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荆川家，居日有當事送新修府志者，荆川方沐而側，覽其面，題詞不閱，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識曰姑蘇志，不通可知。又胡損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咸笑，此皆自謂古雅也。德州田山讀讀書，擬拾字句有釘釘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予古詩為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鬼莫識耳者，改由時出奇字，視視之，方今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學，蓋班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麓告歸，臥病床第，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乃喜如謂枸杞為天精。

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狂柳亭山薇之女孫壻也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子瞻之文奇子文但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說亦取穩當二字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煖老當作如是觀

酒灼真陰。鹹耗真液。北梨南蘆。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食。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蘸刺鼻。噴嚏。則氣通明。拔白化。取天門冬。茯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頻飲。大寒不畏風雪。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明高郵郭兄提攬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程之侍郎樹葵嘗說王荅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算爵或京雒卵數十枚盛巨盃破俾任蒸餅數十投

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蟠廷試日啖三十六餅薛好事者詩以嘲之徐健司寇歸吳欲問下士養生齋庖人窮極豐腆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掄執爵吏番爲壽繼貢生以玉缸進腹昂然凸起高出案每

食一盤令左右一伴先置玉盤於心胸凸起之處以盤口自以巨文授而啖之須臾輒盤盤飲酒門問生故走爭爲俯進夜以繼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滿諸廡者耶張京江夜臥從不解衣未

辨色輒起而食粥一盞或冬春米飯數匙炒米少許由菜極薄者五七片目不過兩餐安漢旬積多夜永飽餐煩也擢書斷生蘿蔔寸許者滿置大盃每積暗深思時輒停筆簪一二寸盞盃乃就寢

王淑清號芳伯有三妹如鼎中旂號河魚魚號五通神鍾士大夫不吝惜不得上力勸其食葷作僧者近
日給紳又有三好曰窮寒低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間矣五通神自睢州焚毀後已絕馬弔

近來如者雖衆聞張文瀾最覺之第一回章曰馬中紫蓋之門才君古子孫所派書省同書景自之

魚不甚大，體蓋柔膩，斑駁可觀。鰓以青莖白莖，味致佳絕。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楊唐堂推增家

竊尤得法精實更可致遠今年春黃生延齡來京師歷到各處學館云漢江鮑魚三月最肥每斤銀一兩
鰻廕故人忽向江頭至。攜得春溪鰻魚重。碧觀浮萊玉。船蒿青芦白佐餐。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

光文五年遠心長目終於清鄉時竟於酒客處炸自盡葬於聖德寺

笑
談
浮
世
物
反

朱餘序

茶餘客話卷六

酒令聚唐末詩人第行可入詩詠者裴寂曰裴三宋濟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八嚴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夙曰鄭十八蘇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唐諲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御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溫岐段成式皆曰十六熊署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曙曰張十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濟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八李勣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劉天放曰劉三十二李大略曰李二十王涯夫曰王十八崔元亮曰崔十八杜勝曰杜二十七李潛曰李十七趙滂曰趙十五令狐綯曰令狐八張旭曰張九王無說曰王二韋處乙曰韋五趙真固曰趙六李崇嗣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湛曰鄭三張千客曰張八韋程曰韋十八潘祁老曰潘十蘇肇曰蘇二秦少游曰秦七陳無己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黃庭堅曰黃九

鄧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頓首不寫拜字莊嚴周侍郎撫江南遇史襲白襲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禁亦禮讓之一端也

秦修撰大士號劍泉余告以此鄂懋輝之字乃改鑑泉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嘗其室曰損齋卽別

策餘諸

२७

號耶明武宗號錦堂世宗號天池釣叟招臣各賦詩興化李文定諱最當上意拱極衆星爲玉餌懸空新
月作銀鈎世宗號雷軒子又號空齋穆宗號輝齋神宗號禹齋尤發定
中翰徐鄰哉前輩因司坊有徐觀光頗不滿意之更名曰余良

桃源驛見壁上題詩云走馬張弓四十年封侯無路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符後未題名字亦不凡之才

沈歸愚金陵懷古爲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首與曹能始作雷同。而音節氣味。遠遜曹作。曹詩云。江東列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城成虎踞。不知夾下龍驤雲深窺。廟千秋冷。月照離門幾夜長。年少風流能顧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踞。巖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橫鐵索。不知名將下龍驤。紫髯空自爭荆楚。青蓋旋吞入洛陽。太息維綱消歇盡。誰才終古憶周郎。

附子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諉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議中也

周樸園詩月明繡寺憶花之山東沂水縣有花之寺樸園又有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
臨朐傳某作石者居於黃雲山中見榕槩益說雪客詞集亦名花之詞

坊刻時文興於隆萬間房書始於李真一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異同大指此卽宋時之法爲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爲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於康宋之策問矣

閩潘邱若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潘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山中鉅觥題詞
事者蓋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詞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抄撰
義爲行遠集悉如潘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潘邱晉諸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人與周曰士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達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士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鑿薛應旂茅坤邵平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慎許顯徐曰久顧錫嘯艾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嘉稱士爲士師耶唐蘇頌作授李又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任香谷宗伯常言其鄉耆宿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繙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優讀得失老不

四八

策餘害謂六

五〇

果乃舉生平評隲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陸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徒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郭昆甫好談時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文雖貧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入中
區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區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買實禍昆
甫名峻甲子解元

昔楊升庵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剽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而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竊寶。

轉相差訛殆同無稽人說詞宋人自曾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昔爲四聖與三家鄉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銀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享宋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略賢王曰某見其孫李某也謂略賢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與詞達以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
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幾凡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桐城張氏
元臣江南試韻韓城張廷樞江南試韻遼寧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棣園八閩
采風錄大興薄圭修湖廣試牘海寧許時庵江南試卷

服附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讀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割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捲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投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移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子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法。

徐健庵作集有自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明范氏錢氏半野之藏甚富惜厄於火燬園之沒亦多散失惟天一閣尙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皮之一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日無書殊足憾也向聞葉君名情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云傳是樓書目殆未實有是書耶

梅邨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平生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清祕閣亂離蹤跡似雲林子按毛生墓刻最多得梅邨藹交相榘植聲價益重其實所刊則闕富勸訂尙未精子胥家藏舊本亦

夥或云王駟馬以金錢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駟馬者吳三桂塔也。江南藏書。昆陵郡。一代文獻。鄧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校。各抄所未見者。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又晉江黃氏命部之先人海鶴先生。官南京監丞。居江寧下項樓中。聚書七萬餘卷。他若山陰鄭氏漢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氏。修嗣曹氏。皆東南文苑淵藪也。竹垞撰經籍存亡考。亦得力於數家。明代藏書。周晉二府。胡元瑞朱鬱儀。焦竑錢謙益。諸家俱散盡。後來錄其一二。無復子遺。好古者所爲太息也。予家傳書無秘本。先世族中分而爲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略一披覽。茫若煙海。汗青無日。頗毛種種自矣。揮麈餘話。卽卽儉資時借。人文選有難色。自言身貴當錄板以行。後仕蜀相。奎閣之按。十國春秋。卽卽昭奇傳。請後主鑄板印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卽昭奇爲卽邱儉耳。卽卽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蔡維則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漸廢散失。更欲雕鐫。又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鐫。則隋唐已有刻印。沈存中云。唐歷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令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執。請刻水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鐫板通行。談何容易耶。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已未歸允。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庭堅。較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繕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予自七八歲。卽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問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子云。卽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心。一日問朱子。踐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此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荆公病。被閱未竟。如芒刺背。而亦汗流。惟數日。至是稍稍作楷。久之故態復萌。

蔣湘帆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爲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爲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木匣裝飾。排列架端。予在內廷猶見之。戴鴻慈按。王于刻石經。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陳壽平。格太倉吳漁山。王麓臺原祁。常熟王石谷。最後得吾友黃尊古。五人中。麓臺第進士。官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郵阮亭先後傳焉。宜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祖。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畫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畫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廬山人。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熊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織畫。裂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織。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孕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羣畫亦可詠詩。近見宋樹大軸。精深華。

妙。超諸品之上矣。
羅祖書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獨夫人嬪乘錦車和戎故事。楊升庵言。此亦佳話。而罕人時。惟劉孝威錦車勢遠。歸賢王錦車朝促。候刁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盡可歌。遠勝明妃文姬。王漁洋謂竹樹謝彬。近日寫真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臺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尙爾。況其他乎。

拜前帶用三刺。三國志。凌統入里門。謁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其三刺之禮。應乎。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王檢討世仕名居首。夕夢其祖父曰。汝得卽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仕夢中請曰。願不得此言。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錢可募。姑爲爾謀之。驚寤。見案上鏡。鏡若有山。東道察院五字。大怒之。三日後。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卽史請。王名扣除。遂補蔡時田。次年五月。王旋京。大考改麗邑令。及秋。蔡以科場試伏法。而王無恙。

丙戌會試。上念崇祿久滯。命二科以內。均行大捷。分一二等用。士林踴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諸庫大使。爲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台州侯元經嘉禧才士也。詞賦敏瞻。屢因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遇侯大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尙書祭文。諸君讓讓不作。盡以屬之。卽傳至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成聯體。極其莊嚴。司官復直。以此堂官祭文。諸司尙書。一皆以相見。侯常累滿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館原者。已袖批文。俟侯出面付之。明日束裝行矣。當江黃太守水年。試童子。適夷門至署閱卷。一夕自持燭入。久不出。家人怪之。啓戶。則已墮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